



## 父爱从未走远

我三岁那年母亲病逝，上小学时父亲因工作调动去了西藏，只好把我托付给了叔叔婶婶照看。

父亲临走时，我告诉了他一个心中的秘密，到了西藏后一定替我找到雪莲花，因为我的乳名叫雪莲，是母亲给起的，我特别想看看雪莲花盛开样子，听说它很神奇，年幼的我或许幻想着找到它，母亲能再活过来一般。

父亲答应了，告诉我要好好听叔叔婶婶的话，做个诚实懂事努力的好孩子，表现得再好他放假回来探亲时一定给我带雪莲花回来。

一年后我等回了父亲，但他并没有带回雪莲花，而是带来了一位阿姨，她是父亲在西藏单位的同事，他们已经组成了家庭，这次回来就是想把我带走。

我抱着婶婶的腿哭着喊着求她留下我，父亲见状哄我说，你不是想要雪莲花嘛，你跟我们去西藏自己去摘，好吗？我不去西藏，也不要雪莲花，我要留在这里！我抱着婶婶的腿

扯着嗓子喊。

最终父亲也没能带走我，他和那位阿姨回了西藏。从那以后，我和父亲的感情发生了微妙地变化，我再也不盼着他回来，因为怕他回来带走我。每当父亲回来探亲，我就会躲到同学家里玩，即使和他在一起也很少说话，他问一句我答一句，那种感觉很陌生，陌生到我极少当面喊他“爸”。

父亲对我来讲就是每月从西藏寄来的信件、钱和粮票，叔叔婶婶才是我心中最依赖的人。

我大学毕业后没有按父亲的意愿留在省城，而是回到了家乡叔叔婶婶身边。几年后，父亲因身体不适也从西藏调了回来。再后来我结婚生子，也慢慢理解了父亲当初的决定，但这么多年时间和空间上的疏离在我们父女之间产生的裂痕终究是存在着。我和父亲之间越来越客气，除了固定的节日不得不去父亲家，其余的时间我很少去看他。

一次阿姨打电话对我说父亲有

点老年痴呆了，衣服扣子经常扣错，刚拿在手里的东西放下就忘记放哪了，还经常往外跑，记不得自家的门牌号。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小脑萎缩，老年病，没什么好办法治疗。

我想周末去看看父亲，没想中午下班时在单位门口看到了他。“你在这里干嘛？”我轻声问。他慢慢从口袋里掏出几根尾巴草递给我说，孩子，给你，雪莲花。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爸……”这么多年我第一次主动称呼他，我上前挽起他的胳膊说，“走，咱回家。”

从单位到我家路并不长，但那天我们走了很久，父亲老了，腿不中用了，背也驼了。他已经搞不清雪莲花长什么模样了，但在他的心里却记得女儿的那个秘密——一个关于雪莲花的秘密。

那天我才感觉到心中的父亲并没有走远，走远的是我的心。父亲接下来的路需要我陪伴，我也试图在他余生跟他走得再近些。马海霞

## 父亲拒绝同住

那天，我从五百多里之外的小城驱车回去参加侄女的婚礼。

婚礼结束后，我回到父亲的老屋，家里就只有父亲一个人，母亲自打去年起就在省城帮弟弟带孩子。本来，我想住在离家只有七八里远的一座小镇的宾馆，堂弟也帮我预定好了房间，可一想到父亲一个人孤伶伶地住在老屋，我便拒绝了堂弟的好意，打算住在父亲家里，陪陪父亲。没想到父亲听说后，一口回绝，说：“不要，不要，你还是住宾馆好了，军儿不是帮你订好宾馆了吗？”说着，便独自回了房间。

父亲的话，令我大为错愕，原以为父亲听我陪他，肯定会高兴，毕竟我也不怎么回来，没想到父亲想也没想就一口拒绝了，这有点出乎我意料，但是我也已经猜到父亲的心思，他怕我住在家里不习惯。房间的光线昏暗，因为是老人们居住的房间，难免会有一股味道，可他不知道我并不计较。

想当初，我和弟弟每晚和父母挤睡在一处，我会抱紧父亲坚实的胳膊，弟弟则把一双臭脚搁在父亲的肚皮上，温暖、踏实。调皮的我们，有时候会趁父亲熟睡的时候拔他的胡子，现在想起来，我还不禁莞尔。这样的情形直到我读完小学，离家到二十多里外的中学读书便再没有出现。

有一次，我们周末从学校回来，父亲还试探地问我：“晚上和我睡吗？”那时候，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再也不愿意跟父母挤着睡，看得出，父亲好像有点失落。时至今日父亲竟然一反常态，主动拒绝与我同住，这让我有些难过。

父亲的背驼了，他不再像当年那么壮实，他也需要有人来陪。我紧跟着父亲进到房间，他头也没回，依然说：“你还是去小镇的宾馆住吧，那里更舒服些。”我听了，假装有点不高兴地说：“爸，你是不是不欢迎我和你一起睡？”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呼噜打得厉害，怕影响你休息，走了那么远的路，还是去宾馆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给堂弟打了电话，让他把宾馆的房退了。

张志松

## 父亲的吸引力

“你父亲在直播间卖西瓜呢！”上个星期的一天，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当时我还半信半疑。

我知道，从去年开始，父亲迷上了直播，但没想到他竟然在“带货”了。不服老的父亲，又在赶时髦。连忙进入父亲的直播间，只见他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聊着天。我瞧了瞧观看人数，已经有一百多人了。

我看了会直播，不觉疑惑起来，每年的西瓜都是伏天成熟，现在还是麦收时，怎么就有西瓜呢？看着父亲在直播，我直接问母亲。“现在卖的是大棚的西瓜，个头儿不大但甜，很多人直接开车来老家摘呢。”母亲高兴地说。“还有第二批吗？”我问。“第二批怕是要等到三伏天开园了，”母亲说，“到时你们可要回家搭把手，顺便尝尝你父亲嫁接的西瓜，味道就是不

一样呢。”我应允着，巴不得马上回老家看看。

等我们驱车回到老家时，西瓜已卖得差不多了。父亲坐在大棚口，一边拍打着西瓜一边直播，样子很是得意。父亲见我们回家，一边招呼着我们吃瓜，一边继续直播。

我拿起一块西瓜，看着那红色的沙瓤，就觉得味道肯定差不了。咬了一口，从舌尖到喉咙，都被汁水浸润得清甜无比。吃了几大口，再看父亲，他还在激情满满地直播着。父亲动作娴熟，选瓜快，一拍一摘，圆溜溜的西瓜就摆在了案上。切瓜快，手起刀落，一个偌大的西瓜，被切成花瓣状。只是他的普通话引人发笑，夹杂着浓浓的方言，边说边比划着，格外有趣。

很快，我们就加入了父亲的直播

间，和他一起吆喝起西瓜来。摘的摘，切的切，尝的尝，直播间就像作坊一样忙。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那些西瓜吸引着无数双眼睛。手机中的直播画面着实是美，光是那色彩就让“路过”的人不忍走过。蔚蓝的天空，浮着几片白云，碧绿的西瓜摆了一地，再加上案上红红的瓜瓤，引得人们连连点赞，真是看瓜的人比吃瓜的还多。

每一次摘的西瓜，都被抢购一空，父亲的西瓜，因为品质好，在我们当地非常畅销。父亲忙着过秤收款，俨然一个快乐的小老板。

“这还是第一批西瓜呢，”父亲自豪地说，“第二批已放藤了，伏天一到就可以上市，到时你们可要回家帮忙咧。”我们答应着。因为父亲的西瓜，不仅对网上的围观者有吸引力，对我们也同样充满了“西”引力。赵自力

